

翻旧稿

晓蔚

不觉间,庚子年已过半。趁天阴凉快,整理卸任前就打包装箱的资料。对灰尘过敏,喷嚏不断,戴口罩不管用,进展缓慢。什么都想留,留着吧又没什么用处;什么都想扔,扔了吧又怪可惜的;难于取舍。就这么晃一下,几个钟头就没有了。陈年手稿意外地呈现在眼前,抽出翻看,可能是受潮的缘故,稿纸微微泛黄,字迹有些模糊,不过尚能认清。以时间为序,自1984年到1999年的十五年间,用钢笔撰写的文稿整齐地撑满了十二只大信封。这些文字几乎都已在多个报、刊、台发表,或得到省部级大奖的褒扬,或入选不同品类的年度文集,或形成专题结集出版。

就这样,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好多年不见手稿踪迹,几乎忘记了有些自己曾经写下的文字,现在又使我

再有机会见到了。有些文字使我读了忍不住赧颜,或是微息一声,即刻随手一合,掩卷不再翻阅,如此往复几番。

以前写作,总是要待工作结束后,更深夜阑、一灯如豆,读写一阵子,不到凌晨不会宽衣休息。妻子从不干涉,只是关切地提醒不要写得太辛苦,隔三岔五还煮上一碗荷包蛋放在桌前,每每此时,更觉倦意顿消。从记在信封皮上的年月看来,我最早发表的论文和散文都是写于1984年的。当然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没有正式的报刊上发表过,或者发表后不曾收在集子里,或者不曾剪报粘贴下来,现在更是记不起了。

仅就目前所见到的手稿,就其写作年月掐算,距今都是36年前的文字了。自己读了一遍,熟悉的文字,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感觉,又在不同

的年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下找回。这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熟悉与陌生,悠悠流逝的岁月,还在那里见过呢?我一时想不起,纵然襟怀冲澹,仍然有些思旧惜今的怅触。

36年,弹指一挥间,这本该是多么悠远的岁月,是多么漫长的一条路啊。可是,今天下午蹲在资料堆里回想一下,这些岁月过得那么不容易,却打个晃眼就不见了,成为了旧日时光。翻阅那些文字,有的还有些新鲜感,像是昨夜才写成的;有的则为过往回忆,属再也回不去的历史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些事,一直都没整明白,多少年还有些蒙;有些梦,至今仍萦绕心头,仍然在憧憬之中。我已不再年轻,年轻时的欢笑和泪水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若不特地去拨弄一下,一时间也不再那

么容易让我心动了。有人曾问我是否有这感觉。有的!

今天下午的情形就如此。在资料堆里翻着这些旧稿,有些使我汗颜,有些使我微笑,也有些使我骄傲,但更多的使我感慨。有多少值得珍惜的情感,有多少值得细细去体会的经验,有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都因我的漫不经心而遗漏或丢失了。

但是我从来不懊悔。这也许是我至今仍然走在这一条窄窄的小路上,仍于傍晚时分,在窗前书桌上写着这一篇短文的缘故。

窗外的夜色已经降临了,多处楼层的灯火也已点亮,庭院水池中已经有蜚妈儿(方言,即蛙)在咕咕叫着,劳作的人们从各自的方向慢慢归来,余晖下拖长了多姿的身影。我仍在这么一面向前走,一面翻着自己的旧稿。

红妆着雨低

竹紫(四川) 摄



五月听雷

张叶(河北)

“雷车驾雨龙尽起,电行半空如狂矢”,进入五月,伴着雨水,雷声也猛了起来,浩荡的天空,大自然尽显神威,虽然慑人,却也别有异趣。

经常是在夜里,一声炸雷将梦惊醒,扭头看向窗外,老天爷又发威了。起身去关窗,放眼遥望苍穹,只见那乌云压压的云头时而滚滚如万马齐奔,时而滔滔如江河汹涌。此刻雷声被隔在玻璃外,窗内的人备感安全,因而内心盈溢着一丝庆幸和欣慰。

幼时不懂惧怕雷电,和同伴在街上玩,忽而天色发黄,雷声逼近。但那一刻的心情却无比兴奋,毕竟闪电和炸雷并不常见,因此,尽管小孩子一惊一乍,却是不情愿躲避的。直到大人声色俱厉地喊着“危险”,才悻悻然回到屋里,坐到祖母身边

帮她穿针,看她绣花,听她唱戏里故事:“打一个金花琉璃闪,看看我丈夫在哪边……”听不太懂戏里人生,只是凭着这个盼望找到丈夫的女人好可怜,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黑夜里,又是荒郊野外,寻找不知身在何处的夫君,这该是多么绝望害怕的事!如今想来,那可怕的雷声多半是为了衬托女子勇敢捍卫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德吧!

小学时读《诗经》,看到《殷其雷》,最初以为这三个字是个人名,心想一个人叫“殷其雷”可真够难听的。后来查资料才搞明白,“殷其雷”即“雷声隆隆”的意思。“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也是一个女子为在外的爱人担忧,盼望他赶紧回家。

后来读苏童的小说《碧奴》,里

面孟姜女寻夫时有个场景:风雨雷电交加,孟姜女寻夫的路泥泞艰险。我记得以前村里放露天电影《梁祝》,祝英台去哭梁山伯时也有雷电大作的镜头。仿佛正是这些忽明忽暗的隐喻,将坚贞的爱情镌刻成了图腾。

恋爱的时候,男友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里抄了那首《上邪》:“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可那时候我担心冬天真的会打雷,男友为了给我宽心,又改成了“夏雨雪,天地合,也不与君绝”,让我哭笑不得又感动不已。

窗内听雷,看黑暗的窗子渐次亮灯,有人说“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雷电中匆匆在雨帘中穿梭的,不知是谁家晚归的人。窗内听雷,有个相亲相爱的人伴着,那雷声,也成了温暖幸福的背景。

从青海贵德回成都后,我一直有着一写黄河的冲动。

在此之前,我虽有过三次和黄河近距离的接触,但真正动起笔来,一想到长河落日的雄浑景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伟大气势,又不知如何下笔。于是,我开始搜索脑海中黄河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黄河,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那时我只有20来岁。在河南开封,空军伞勤干部教导队组织我们去柳园口参观。柳园口地处黄河中游段,1952年10月毛泽东曾亲临这里,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重要指示。记得当时政教室的教员说,黄河不仅带给我们肥沃的土壤,也带来过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当时,我对黄河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书上讲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对于她“是任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饥饿的猛兽”这一面却知之甚少。这次柳园口给我的直观印象是,黄河两岸杨柳成荫,宽阔的河面,烟波浩渺。水是清粼粼的,且水流徐缓,似乎黄河正展现着对大地的款款深情。

第二次造访黄河,是在1993年的盛夏时分,我来到了壶口瀑布。人还未走进景区,就听到水声犹如惊雷般滚滚而来。黄河奔流至此,因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紧,瀑布上游宽达300多米的水面,在不到500米长的距离内,一下子被压缩到了20—30米宽。就此,黄河以龙的气魄,撼山摇岳般沿着峭壁陡崖倾泻而下……我着实被那激流澎湃、浊浪翻滚的壮观景象惊呆了,被黄河以这种狂涛怒吼的方式,一展自己性烈如火的阳刚之美和伟大的气势而震撼。我仿佛听到了那首极为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多少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像一棵棵小树,吸取着黄土地的乳汁,挺拔成共和国的苍翠绿荫。

第三次与黄河相会是2017年夏秋之交,我到兰州出差。黄河流经兰州城内的水域并不像其下游那么开阔,但我知道在兰州市滨河路有一尊黄河母亲的雕塑。抵兰的当天中午,我便怀着一腔感念和虔诚之心急急前去参观。我伫立于雕塑前,凝望着年轻美丽的黄河母亲仰卧于波涛之上,飘拂的秀发,慈祥的神态,微曲的右臂下依偎着一裸身男童,头微左顾,举首憨笑,显得顽皮可爱。这是哺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黄河母亲,这是快乐幸福、茁壮成长华夏子孙。她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从前在母亲膝下承欢的岁月。在我童年记忆深处,母亲是最美、最温暖的,身上飘着泥土的芬芳。记得童年时,我在寒夜里,油灯下,读书做作业时,母亲时常会轻轻地走过来,轻轻地问一声:“冷不冷吗?”然后便伸手把我的小手握在手心,十分疼惜地说:“冷浸浸的,妈妈给你焐一焐。”我想雕塑家心中一定也

月下蛙鸣

徐光惠(重庆)

薄暮时分,月亮就悄然爬上了天空。

天有些闷热,街灯亮起,广场上休闲的人很多,小孩们滑着轮滑。我在锻炼器材上活动一下手脚,再沿步道转上几圈,不觉已近十点,散步的人少了,四周渐渐安静下来。

走过一汪池水,突然传来两声“呱呱”,像是蛙鸣,小心地轻移脚步上前,屏息聆听。“呱呱、呱呱呱。”又叫了几声,清灵灵的,那么清晰,那么真实。那声音划过夜晚的宁静,传入我的耳际。没错,这是蛙声啊。我不觉惊喜,俨然听到乡音,备感亲切,遂静坐于池边,感受这久违的蛙声。

池塘不大,里面有几株荷,荷叶翠绿、清新,一朵洁白的荷花悄然挺立枝头,空气中弥散着淡淡荷香。月亮大而圆满,撒下一层氤氲朦胧的薄纱,染透了池水。荷浸在水中,月亮跌落在水面,一只蛙就伏在荷叶上。

风,轻轻拂动,池水泛起涟漪,树叶沙沙作响,荷也轻轻摇曳,几滴水珠在荷叶上来回滚动,闪着晶莹的光亮,月亮也晃晃悠悠,碎了,又圆了。月光融融,坐在静谧的月夜里,披一身淡淡的月光,嗅着荷香,听着蛙鸣,心境顿觉清幽。

我的故乡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各有特色,但最令人着迷的还是夏。夏夜,是蛙们的盛宴,老屋背靠苍茫的大山,对面有农舍和一望无际的田野。白天,酷暑难捱,孩子们结伴去稻田、荷塘里捉蝌蚪、逮鱼虾,惊醒了正在打盹的青蛙,“扑通、扑通”一阵蹦跳,蛙们争相跃入

蓝蓝的黄河水

钱声广(四川)

有一位慈祥的母亲。不然,难以创作出如此寓意深刻、情感真挚的经典之作。

天玄地黄即为华夏本色。“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多年前,一曲《龙的传人》曾让多少华夏儿女热血沸腾。黄河,我心中一直以为她奔流不息的河水是黄色的。直到前两年我到了青海贵德,方才明白伟大母亲的“少女时代”是那么清澈蔚蓝。蓝蓝的河水,奔涌着黄河泽被华夏的理想。

那也是一个夏秋时节,我到了拉西瓦水电站,它位于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这里山高水长、谷远沟深,巍峨的大坝后面,是一泓碧水。大坝前方两岸的山岩仿佛经过鬼神的砍削,形成深深的峡谷,峡谷和深潭的交汇处是一泓深不可测的碧绿,绿得让人有些目眩神迷。水电站的同志介绍道,开闸泄水时,那气势犹如万马奔腾。

我们沿着奔腾而下的黄河水一路到了贵德的黄河清湿地公园。黄河奔流到这里又是一番景象。那日,蓝蓝的天空,飘逸着几丝白云。蓝天白云之下,黄河贵德段的水面清波浮动,显得柔和静谧,水色碧绿如蓝。就在这清清的黄河之滨,伫立着一尊圣洁美丽的“黄河少女”雕像。少女通体洁白如玉,端坐于浪花之上,衣裙垂落,绰约婀娜。在离“黄河少女”不远处,有一块镌刻着“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石碑。这不仅是对碧波荡漾的黄河的惊叹,更是对保护好“中华水塔”所寄予的希望。

离开黄河清湿地公园时,我记下了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话:“只有真正到了黄河源头,你才会知道并且相信黄河是蓝色的,同样也只有当你真正用最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去追溯这条伟大河流的历史,你才会亲眼目睹这眼前的奇迹;伟大的黄河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黄河九曲,历尽沧桑。不论是昂首北上,还是俯冲南下、迤逦向东;不论是清波淼淼,还是浊浪滔天、激流澎湃,她都始终日夜不停、奔流不息地守护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华夏儿女。江河万古,泽润中华,蓝蓝的黄河水,不辞辛劳的黄河母亲,正是一个伟大民族厚重绵长、坚忍不拔的精神载体。